

胡适之传

胡不归著

序

为适之先生作传是件不容易的事。一个有名的史家恐怕也难写得好他的传记。因为：第一，适之先生的学术和思想是多方面的；第二，适之先生的生平事迹和贡献是极其复杂而广泛的；第三，适之先生的传记材料太多，他自己既不曾写完自述，他的日记札记除《藏晖室札记》外，多不曾刊布，何人能替他写出精彩完备的传记？

那么我为什么又要“不自藏拙”呢？这也有几点原因：第一，我在各处教书的时候，一般青年总希望知道适之先生的生平，常要我讲点关于他的事迹，他们感觉很有兴趣。他们对他的景仰心是引人寻味的。第二，我的朋友们都以为我和适之先生接近，希望我能搜集关于他的材料。罗尔纲先生就和我说过：“不归将来你替适之先生做年谱。”我回答他：“这工作恐怕不是我能做的。”我当时还说了一句戏言：“尔纲你给他写起居注吧！”因为那时尔纲住在他家里。但是我对适之先生的著作和生平，的确留意搜集。二十一年的冬天，我为修《安徽通志》的事到北平采辑材料。有一天，顾颉刚先生到大丰公寓来看我，见我正在作《胡适著作索引》，他大为赞成，可惜这工作后来搁下了。第三，包仲修（贲）先生于三个月前寄我一信，他这样说：“今年十二月十七日为适之先生五十诞辰。我辈对彼学术人格，备极仰止。而先生年来为国奔劳，翼护更多，去年有人作诗晋祝，弟嫌其过

早，今庚五十足岁，我辈似宜有所表示。愿兄将大作《记胡适之先生》一文，重加整理，由我辈同学筹款付印，以作寿仪。如以为然，请速进行。为时无多，愈速愈佳。”我被他这一番怂恿，立即着手。我自秋间以来，白日为公家编纂《抗战建国大事年表》，只有夜间一点睡眠时间，抽出整理传稿，往往写到更深漏尽，不知自止。说也奇怪，次日竟不觉疲劳。及至脱稿之日，病床数日，不能做事，但心境并不觉什么痛苦，独有二事颇感不安：一、本应将原稿寄给适之先生看过才可发表，但因时日离他的寿辰太迫近了，远寄重洋哪能来得及呢？二、他的传记岂止七八万字所能尽的，所集材料实在太少了。我为慎重起见，原稿曾请吴江冷、包仲修、高矜细、周莹、陈向平、程本海诸先生，替我细心校阅，我谢谢他们的热心指正。为了定这个书名，先后和朋友讨论过几十次，我们的目的在纪念适之先生五十大庆，使国人了解他伟大的人格、事业、著作、贡献，以及他的精深的思想学问。这册传记和年表不过作为将来写作正式传记年谱时的一种底稿材料而已。适之先生曾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梁任公先生也说：“研究历史的人在无做历史之先，想训练自己做史的本领，最好是找一二名人的年谱来做。”我们学文史的人，正当修养训练做传记做年谱的兴趣和方法。适之先生是实验主义的哲学思想家，一定会赞成我这点“尝试”的精神。我希望适之先生给我改正错处。我还要感谢章希吕和柯莘麓先生暨冯致远夫妇，因为他们曾供给我许多材料。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二十日于金华，绩溪不归胡传楷。

胡适之先生传

绩溪同乡中，要算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章希吕、程仰之、程万孚和我，比较与适之先生最接近。但我所知，不及他们清楚。适之先生的朋友、学生遍天下，但中国公学的同学，只有罗尔纲、黎昔非和我，比较跟随适之先生最久。他的《四十自述》（第一册）只写了五章，写到宣统庚戌，他二十岁时赴北京考取留美官费放洋为止。（后来又写“逼上梁山”一章，叙述文学革命的开始）在国外读书的情形，有他的《藏晖室札记》，可以晓得十分之四五。但是，自民国六年归国以后，直到现在，二十多年来的他，我们也只知道一小部分。甚盼他能继续写他的自传，给现在和后世的人，能彻底明白二十世纪的中国产生过这样一个旷代的学者。他的一生，关系民国以来的中国文明，继续不断的播撒了中国新文化的种子。笔者不敏，谨就所知，略述如下：

一 家世

他的老家是在绩溪八都上庄。今年（三十年）二月，上庄胡乐丰兄来信说，去年十一月十七日（阴历），村人为庆祝适之先生五十生日，特将上庄村名改为“适之村”，以资永久纪念。

他的父亲名传，字铁华，一字守三，生于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即西元一八四三年三月十九日（为奎熙公之第三子，奎

熙公事迹不详)。初娶同县冯氏，同治二年遭太平军之乱殉节。继娶曹氏，生三子三女，死于光绪四年。过了十一年，至光绪十五年三月十二日，才娶了中屯冯振爽（金灶）公的长女顺弟为继室，就是适之先生的生母。那时他在江宁候补，年已四十七岁，夫人才十七岁。他于光绪十九年任台湾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甲午之役，清廷允割台湾予日本，他和唐景崧、刘永福等，组织台湾民主国，反抗日本。但是因患脚气病，乃于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七月初三日卒于厦门，享年五十三岁。生平游历地方颇广，东北至黑龙江外，西南至南洋群岛，所著日记游记甚多。遗稿已经罗尔纲、章希吕诸先生整理，预备付印。《禹贡》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曾刊其《游历琼州黎岗行程日记》遗作一篇。燕京大学顾廷龙教授有跋云：

守三先生名传，字铁华，胡适之先生之尊人，历官辽粤。余外叔祖王胜之先生记其事云：“先生治朴学，工吟咏。性乐易，无城府，兴至陈说古今，议论蜂涌，一座皆倾。体干充实，能自克苦。尝至南雄州密查要案，自肩行李，孑然就道；比至，遇大雨，午夜叩门无应者，立居民檐下，天明始行。又尝至琼州查生熟黎互斗案，深入五枝山，瘴地也，染瘴，一病几殆；皆人所难。文士脆弱，先生独否。自言少时负五斗米山行百十里，若无事者。”按先生琼州之行，时客吴大澄幕，所记不仅历程，关系掌故甚多。……

铁华先生的诗，多不传。近见里人柯湘帆先生遗著《耕心别墅诗话》，曾引其诗，且录如下：

吾乡胡隼卿先生，工诗好学，常读书华山禅院，山下多

青楼，先生自修其间，从未游行其地。同里胡铁花先生曾以诗调之云：

夜夜澄心学坐禅，更残漏尽未成眠，
 忽然一阵风吹到，几处笙歌管杂弦。
 云影迢迢月影孤，山中习静要工夫；
 僧房寂寞蒲团冷，未悉禅心入定无？
 晓色迷离睡转浓，三杯昨夜醉黄封。
 非常最是邯郸梦，莫遣沙弥乱打钟！

逸趣自然，含蓄不尽。

适之先生的母亲，以贤德著于乡。但以少年守寡，加之家道衰落，过的生活是极艰苦的。（参看《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一章及《胡适文存》卷四《先母行述》一篇）不幸在民国七年，当适之先生留学归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江冬秀女士结婚后的第二年，起病不治，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弃世，享年四十六岁。

适之先生有三位哥哥，都是曹太夫人所生：长兄嗣稼，二哥嗣桓，三哥嗣秬，都用“嗣”字排行，所以适之先生就叫嗣糜。但是他的二哥和三哥是孪生的。嗣稼又名洪骏，嗣桓又名洪骅，嗣秬又名洪駉，故适之先生又名洪骅，洪骅的名字，一直用到二十岁才废去（十五岁时，他的二哥替他改名适），这一年，他因考官费留学，便用“胡适”的名字。他的二哥改名觉，字绍之，于是他的三哥字振之，他的字就叫适之。大家都用一个之字做号。只有长兄嗣稼，号叫耕云。嗣秬先生死得最早，死于光绪三十年。嗣稼先生死于民国四年冬，嗣桓先生不知死于何年，大约在民国八年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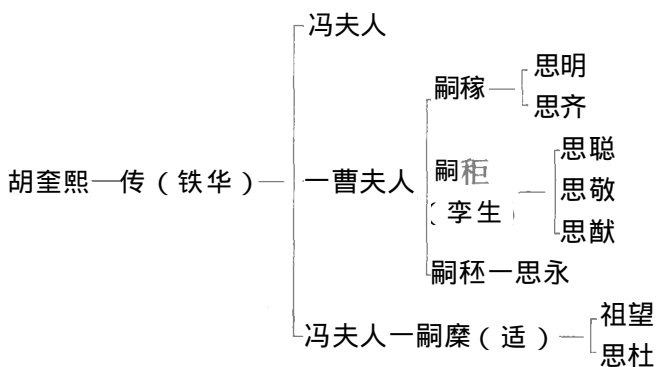
嗣稼先生生二子一女：长子思明，次思齐。思明死于民国六年秋季，死时才十九岁。思齐是个哑子，现年三十五岁，在上海

经商。据说今年要回家续弦。女适程氏。

嗣桓先生生三子：长思聪，死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年二十四。次思敬，死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发神经病，暴死在杭州，死时年二十五。幼思猷，大夏大学教育系毕业，曾在安徽省立徽州中学教书，改名胡评。身体很差，现闻患吐血症。

嗣秭先生是出嗣伯父（名珍）的。生子一：名思永。是一个天才诗人，可惜手足瘸，又不幸短寿，死于民国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年二十一岁。有《胡思永的遗诗》，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现在已绝版了。思永死后，嗣秭先生无后，故将思猷出继。但思猷二兄皆故，反而嗣秭先生变得无后，只好兼祧了。

适之先生有二子：长祖望（原名思祖），幼思杜。皆绝顶聪明。二十四年的夏天，在北平米粮库四号寓所，我在替他标点一章书，听得他在书房中喊：“胡先生！请你来一来。”我慌忙出去。他说：“我不是喊你，我喊他。”说时指着老远走来他的儿子思杜：“他姓胡，所以我叫他胡先生！”真把我笑痛了肚皮。适之先生的幽默，随时都可发见。二十四年，祖望已在南开大学附中高中部读书，思杜才进德成中学初中。现在祖望在美国留学，思杜随母在申，已进了大学。适之先生有三姊，皆曹太夫人所出：长适章姓，次适曹姓，三适周姓。今将他们的世系列表如下：



二生在上海

适之先生出世在上海大东门，那时他家在上海开设一爿店。二岁时，随母移住川沙。三岁，随父在台湾。五岁，父亲死在厦门，才跟母亲回绩溪原籍。到了十四岁，随三哥至上海求学，十七岁，因患脚气病，曾回绩溪住过两个月。其后，一直到二十七岁，留学归国，冬间回里结婚，才回绩溪。第二年十一月，因母亲病故，又归绩溪一次。后来就不曾去过绩溪了。

他是生于光绪十七年（辛卯）十一月十七日，即西历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那时他父亲已四十九岁，母亲才十九岁。他出世的这一年，学术界名流的年岁如下：

俞 樾七一 李慈铭六三 王夙运六〇 薛福成五四
 吴汝纶五二 马相伯五一 王先谦五〇 樊增详五〇 缪荃
 孙四八 黄遵宪四四 孙诒让四四 柯绍忞四二 廖平
 四〇 林 纾四〇 陈三立三九 严 复三九 张 謇三九
 陈 衍三六 辜汤生三六 康有为三四 丁福保三二 郑孝

胥三二 吴敬恒二七 罗振玉二七 夏曾佑二七 孙文二
 六 蔡元培二五 张元济二四 章炳麟二四 孟森二三
 高梦旦二三 曾朴二一 蒋维乔二一 夏敬观二〇 傅增
 湘二〇 梁启超一九 黄节一八 王正芳一六 王国维一
 六 张伯苓一六 胡朴安一四 陈独秀一三 黄炎培一三
 胡石青一二 陈垣一二 刘大白一二 章士钊一一 周树
 人一一 叶公绰一一 马君武一〇 郭秉文一〇 王正廷
 一〇 李煜瀛一〇 邵力子一〇 沈尹默一〇 吴梅九
 周诒春九 王宠惠九 蒋梦麟八 刘师培八 江亢虎八 苏
 玄瑛八 高一涵七 周作人七 马寅初七 马叙伦七 萧友
 梅七 钱玄同六 黄侃六 张星烺六 张君勱六 陶孟和
 五 顾维钧五 柳弃疾五 张东荪五 蒋中正五 丁文江五
 朱经农四 翁文灏四 任鸿隽四 张季鸾四 王星拱三
 王云五三 唐铨三 陈寅恪三 张奚若三 李大钊二 刘
 文典二 梅光迪二 何炳松二 李石岑二 杨振声二 郭泰
 祺二 黎锦熙二 刘复一 赵元任一 宋子文一 梅贻琦
 一 竺可桢一

有一次，记得是民国二十三年，我因编纂《安徽通志选举考》，向适之先生借一部《题名碑录》，他从书架上取了下来，翻到光绪十八年壬辰科刘福姚一榜，发见了蔡元培先生在二甲的名字，不觉一惊，告我说：“蔡先生出山真早，他中进士，我才一岁多呢！”

三 少年时代

适之先生幼年从五岁到十四岁，受了九年的家乡教育。十四

岁随三哥到上海入“梅溪学堂”读书，那时是光绪三十年的二月中。第二年，改入“澄衷学堂”。第三年，为了一个同学被开除事向总教白振民先生抗议，致被记大过一次。暑假后，改入中国公学。当时公学创设不久，他是第一班学生。校董教职员方面，有郑孝胥、张謇、熊希龄、夏敬观、陈三立、王正芳、马君武、王云五、胡梓方、姚康侯、石一参、宋跃如、沈翔云、王仙华等一班人。同学中则有朱经农、任鸿隽、李琴鹤、但懋辛、汤昭、周烈忠、李骏、孙粹存、孙竞存、龚从龙、钟文恢、沈翼孙、罗君毅、文之孝等一班人。进公学的第二年，因学校当局修改章则事，发生风潮，朱经农、罗君毅等七人被开除，激起同学公愤。于是大多数的同学都自动退学，他也在退学之列，决定筹办“中国新公学”。他当时还不满十七岁，担任低级英文教员。他所教到的学生中，有杨铨（杏佛）、饶毓泰（树人）等一班人。张奚若也曾从他学过英文。新公学支持了一年，第二年（宣统元年）十月便解散了。许多同学仍回老公学去，他却寄居上海。第三年七月，往北京考取了留美官费，就和赵元任、胡达（明复）、周仁、张彭春、胡宪生、王鸿卓、秉志、过探先、杨铨、任鸿隽、金邦正、章元善、尤怀皋、朱经农等七十一人同时放洋。

四 到美国留学

宣统二年九月，适之先生进绮色佳康乃耳大学，学了一年半的农科，不感兴趣，改人文科，习政治、经济兼治文学、哲学，最后乃专治哲学。民国三年六月，毕业于康乃耳大学。四年九月，又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六年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七月归国。

适之先生在留学时代，异常活跃，与美国朝野人士交游至

广，常常在美国报章杂志发表文章，并常发表演说，成了当时北美洲的一个闻人。他曾参加下列的许多集会：

世界学生会

中国讨论会

Kappa Alpha 会

青年会

中国基督教学生会

美国基督学生夏令会

讲道会

读书会

康乃耳中国演说会

爱国会

赔款学生会

理学会

卜郎吟会

中国学生政治研究会

国际政治学会

国际政策讨论会

世界大同会

巨帙小版会

中国科学社

妇人节制会

他还得过“卜郎吟征文奖金”，当时美洲各报章均盛载此事，以为异典。后又得“国际睦谊会”之征文奖金。这样一位交际学者，富有盎格罗撒逊素养的人材，当然是外交大使的最理想的人物了。

五 从订婚到结婚

他的婚事是十四岁时定的。旌德江村的江氏，是个大族。冬秀女士在幼年受了时代和地域的影响，自然是个十九世纪的中国女子，足是缠的。宣统二年，适之先生二十岁（冬秀女士比他长几个月），家中准备为他结婚。嫁妆办妥，新房也布置好，只等候他从上海回家，便好成亲。哪知他求学心切，突然念头一转，决定不回家，竟自北上应考去了。七月考取官费，八月便放洋了。从此一去，便到了太平洋之彼岸，家中弄得一场空欢喜，也只得把婚事暂时搁下。后来，冬秀女士把脚也放了，开始读书学字。适之先生于民国六年七月归国，九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十二月三十日（即阴历十一月十七日）才和冬秀女士在绩溪完婚。这一夜，他写了一副对联：

三十夜大月亮，
廿七岁老新郎。

同时，他又做了五首“新婚杂诗”，后来他编印《尝试集》时，只存了第一首。现在我把五首都录在下面：

第一首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第二首

回首十四年前，
初春冷雨，
中村箫鼓，
有个人来看女婿：
匆匆别后，便轻将爱女相许。
只怪我十年作客，归来迟暮；
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
只剩得荒草新坟，斜阳凄楚！
最伤心，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

第三首

与新妇自江村回至杨桃岭上望江屯庙首诸村，及其次诸山，
重山叠嶂，
都似一重重奔涛东向！
山脚下几个村乡，
百年来多少兴亡，
不堪回想！
也何须回想，
想十万万年前，这多少山都不过是大海里一些儿微波暗浪！

第四首

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备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换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

第五首

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
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
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
今宵别后，更觉得窗前明月，格外清圆，格外清切。
你该笑我，饱尝了作客情怀，别离滋味，还逃不了这个时节！

冬秀女士确是一个中国典型的“良妻贤母”。是一个道地的“学者太太”的模范。她能治家，能接待宾客，能做菜，能做家乡面饺，能教养儿子，这种种使适之先生得了不少帮助。有了她，适之先生尽可终日安心在书房著书，不必过问家事。论她的地位，很可现成享福，但她并不如此。遇有同乡客，总亲自在灶

下做“徽州水馅饺”给客人吃。她那种殷诚款待，教人看不出贵族太太的习气。（七七事变时，适之先生在庐山参加谈话会，她带了思杜由北平避到天津，后来又移居上海。适之先生没有回到北平，就在汉口乘飞机过香港出国了。她不会说英语，不会跳舞，不会和外国人交际，所以不曾去华盛顿。）

六 北大教书

当民国六年九月，适之先生初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时候，年纪才二十七岁。少年为人师，所谓“初出茅庐的诸葛亮，关张不肯信服”。所以北大学生，最初对于他的讲授中国哲学史还很怀疑。等到听了几堂之后，大家才信服他。顾颉刚先生便是那时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他有一段记事：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陈伯弢先生（汉章）。……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翘舌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

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古史辨·自序》）

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对于适之先生推佩最殊。蔡先生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新青年》上看见他的鼓吹“文学革命”的文字。蔡先生于《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见《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号）

当时林琴南先生对于新学攻击得很厉害，蔡先生为他们作有力的辩护。蔡先生说：

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八年三月十八日答林琴南书》）

七 文学革命运动

清末戊戌政变时代，梁启超先生作政治上的改革运动，先后主编《时务报》、《新民丛报》、《清议报》和《新小说》等刊物，以他的“笔锋常带情感”的笔调来发挥政论，实开文学改革的萌芽。但其时是个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时代，还够不上谈文学的革命。

民国四五年，适之先生尚在美国留学，竭力主张改良文学，他送梅光迪（颢庄）往哈佛大学的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几句：“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拟。梅君梅君毋自鄙。”后来梅氏去信反对，引起多次笔战。任叔永、朱经农当时也都不赞成他的主张。只有一个未见面的陈衡哲女士表他同情。五年七月廿二日，适之先生有一首答梅颢庄的白话长诗：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把《水浒》来比《史记》，好似麻雀来比凤凰。说‘二十世纪的活字胜于三千年的死字’，若非瞎了眼睛，定是丧心病狂！”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